

夜光杯



前段时间去到西陵峡口,万里长江从世界屋脊上汹涌而来,那种万夫莫当的气概,被这里的一座山崖所抵消,不得不侧身拐一个九十度直角大弯,才继续向东而去。山崖四周大山莽莽不绝,其中一座还被叫作天子山。天子山名字的来历,却与某位皇帝有关,说他某年某月因某事落难到此,手拍山崖,留下数十个红手印。自己特意在脑海里为天子山留下一点记忆空间,正是与此山相比、简直不成比例的那些红手印。

最初的时候,西陵峡口天子山上的红手印也是

如此,好像脑子里空着也是空着,闲着也是闲着,能记住的就暂且记住,反正也不会空耗能源与物资。没隔多久,去到桐庐,在春祥兄的作家书院里,见到

那些手印

刘醒龙

一面铜雕手印墙,将国内几十位文坛中人的手相,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一时间浮想联翩,竟然将此手印与彼手印牵扯到一起。

铜雕手印墙上,刻在每一枚手印旁边的姓名,没有不熟悉的,若是换成通常所见的面容,有没有

自从走上了舞文弄墨这条道,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,私以为假日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,每天早起,泡茶煮茶,坐在电脑前,兴致来了,敲打一下键盘,随着心底的创作热情和冲动,将一天的稿件写出来。或者两小时,或者三小时,足矣。

剩下的时间,可以尽情发挥,没有业绩考核的压力。虽然每天都要写点稿子,已然成了雷打不动的日常,但是工作量毕竟不大,每日里的空闲时间也很多。所以,每天都是假日,从未觉得,自己需要在每年的固定时间点,抽几天时间来,特意地给它们圈上名曰“长假”的光环。不知不觉中,每天早起,打开电脑,准备写稿,然后就在家的附近溜达溜达,已经成了一种铭刻进骨子里的生活习惯,近乎转化成一种本能。

在很长的一段岁月中,这样的生活,这样的作息,这样的习惯,自己是很享受的。优哉游哉,轻松自在,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节奏和氛围中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有什么不好的么?

随着年齿增长,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逐渐加深,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逐渐提升,突然发现,这种“自我催眠的舒适感”,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。每天,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;每天,都处于同样的环境;每天,身体经历同样的感觉;每天,眼睛看到同样的风景;每天,灵魂感受同样的悸动;甚至,每天舌头上品尝到的,都是类似的味道——就算出门吃饭,总脱不了离家五百米内的那几家老店子!

而前些日子刚刚参加的南翔小笼包节的老街长桌宴,那热气腾腾的蒸笼,喜笑颜开的人群,热闹拥挤的桌椅,无不在告诉我,就在身边,就有这么多新颖的美好,你还赶紧去拥抱它、书写它么?见到更多的人,听到更多的事,感悟更多的情,明悟更多的世理,于是笔下的人物也变得鲜活了起来,其所行、所言、所思、所想,也都更加地真切而敏感了。

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途。很多时候,我们会囿于自己的见识,因为自己的经历、阅历,被困在某种“见之障”中而不自觉。整日里“忙碌着”简单而重复的工作,却被那重复性的劳动成果“自我感动”,且因为一点点小小的、微不足道的成绩而“自命不凡”。

于是,眼里所能见的,就是那小小的一圈儿天地,就是那几件繁琐而重复的事情。每日里重复的劳动,就好像一个辛勤的搬砖人,用一块块砖头,在自己的身边砌起了一圈儿圆形的砖墙,且逐渐垒高。

于是,自己给自己凿了一口深井,整日里坐在深井底部,抬起头来的时候,就是井口的那一圈儿天光了。

于是,就忘记了天地之广大,忘记了世界之丰美,甚至忽略了“求索”,遗忘了“学习”,将“敬畏”二字也抛去了脑后,从肉体到灵魂,都逐渐地麻木了,眸子里也就失去了灵性。

总要跳出来。

广大世界,有太多新的东西让你去吸收,去学习,去体验,去拥抱,打破自己给自己营造的那个舒适的圈子,打破自己给自己砌起来的那一圈儿砖石围成的“深井”。抬眼望去,好一片新鲜、鲜活、火辣、汹涌的风景扑面而来。

从中感受到世界的美,生活的真,天地的久远,红尘的热辣。

旅游

姓名在旁,也不会将张三认成李四。眼前的手印很不一样,一只硕大粗壮明显是北方汉子的大手指向南方的某人,一只荷枝清瘦本应是南方男人的小手落在北方的某位名下。生活中高大威猛之君,偏偏那手长得不尽如人意;总以美艳示人之人,那手每每生得颇为不堪。至于手指的修长和短粗,手掌的面积宽广与狭长,从手指到巴掌整体形态的内敛与张扬,比较接近真相的少,比较不接近真相的多。这是不是应了眼睛不是、手才是人类心灵窗口的说法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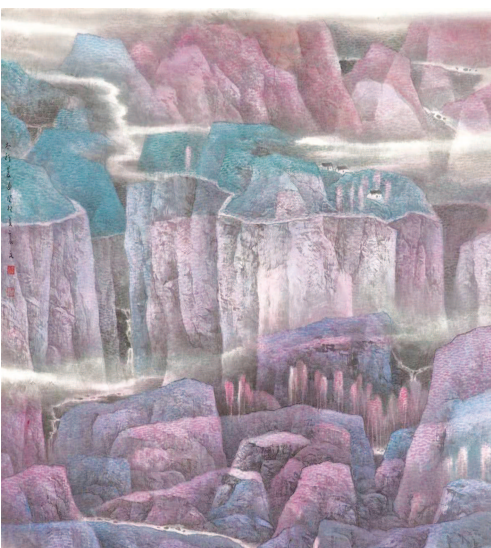
天子山上的红手印与铜雕手印墙上的铜手印数量差不多。那些红手印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作石器时代的先祖。茹毛饮血的先祖们还没来得及创造出可以记录自己姓名的文字,况且那时的他们根本没有姓名,不仅没有姓名和文字,甚至连彼此呼唤时的称谓,也只能用类似鸡鸣犬吠的声音加以区别。春祥兄的作家书院手印墙上的铜手印所包含的



个仿佛要活过来的大型阵列。

研究者认为,岩画历史有五万年左右,2008年全球登记的岩画点为六万八千多个,中国已发现岩画遗址达五千多个。而像天子山与贞丰两地的原始人将自己的手染红了,直接印在岩石之上,还能保留至今,既是全球岩画中极为珍贵的样本,更是先祖留给后人的最原始的图像资料。

因为如此珍稀,才更需要追问,如此手印,意欲何为?迄今为止,手印的功能无外乎体现社会活动的契约精神,愿意也好,不愿意也罢,一枚红手印盖在纸上,便是必须践行的保证。手印、手模、掌模、半印、印契、印手、手痕等,说法众多,意思全都一样,就连佛学中的大手印之说,本义上还是如此这般,对社会行为的注重,对自身境界的勉励。小时候,见过乡村中人用黏土加稻草加上水,经过牛和人反复蹂躏,再用水制的砖匣,



太行晨曲(纸本设色) 乐震文

像非手印岩画莫属。除了西陵峡口的天子山,史前红手印富聚的贵州贞丰,数百个空心或实心手掌印,同样密密麻麻排列在陡峭的崖壁上。说不奇怪就不奇怪,说是奇怪也就太奇怪了。从天子山到贞丰,只要年代是史前的,便都是赭红色,且都像桐庐的铜雕手印墙那样,排成一

一块一块地制成盖房子用的土砖。在每一块土砖上,都由制砖者在其表面拍出一个手印。因为某种原因偶尔会有忘了拍上手印的,临到盖房时,被称为砌匠的人,只要发现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摔在地上,使其重归泥土。当年曾经问过许多次,有答得出来的,也有答不出来的。答得出来的都说是做个记号。比如,皇家需要的贡砖,都有能够追溯的标记。在土砖上拍个手印,从道理上是站得住的。往大处说,是仿效官府做法。往小处讲,无非就是制作者与使用者之间约定俗成的契约。

桐庐作家书院的铜雕手印墙,策划之初,春祥兄从千里之外寄来石膏模,让用手掌压成形,放干了再寄还。依着吩咐这么做,回头真的见到铜制的手印,明知那就是自己的手的模样,心里还是暗暗猜度,似乎这是另一个陌生的自己。曾经听人讥笑古人,在手纹技术等于零的时代,按上再多的手印又有什么用。却不知道,古人何曾像其人那么愚蠢。古人最常用的方法,是重新再按一次手印,在阳光下与契书上的手印进行对照,如能完全重合,便什么问题也没有,如果不能重合,衙门的板子就不会吃素了。在书院里建起一道铜雕手印墙,显然不

傍晚,我去篮球馆运动。球场上,大都是年轻人。我略加热身,就冲了进去。这些年,我一直坚持打篮球,身体状况保持良好,虽已人到中年,但在球场上跑跳争抢,几乎与青年人无异。有时候,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累得躺倒一地,我仍然生龙活虎。现在的多数年轻人啊,体质真的不如我们当年。

生龙活虎的我,接连投进了几个球,引起观众的注意。休息间隙,有人羡慕地说,我是球场上年纪最大的那个人,别看五十多岁,但跑跳起来比三十多岁还敏捷。受到鼓励,内心骄傲,我便愈发地张扬起来,拼抢也更加凶悍。已是晚上八点多,早就大汗淋漓、精疲力竭。本想撒退,却又耐不住别人的劝说,仍然一局一局地争强求胜。

突然,球飞来,几个人同时争抢,我也虎扑上去。混战中,右手小拇指猛地戳在球上,感觉“咯噔”一声,火辣辣。抬起手来,乍然发现小拇指折短了一截,又黑又粗,仿若犄角,且完全麻木。刹那间,我的脑海一片混乱。

骨折!我想到了人生,想到了未来。本人以敲字为业,右手残疾,何以生存?顿时,万分惊悚,心底一阵悲凉,眼前一片乌黑。

队友们围过来,大眼瞪小眼,有的安慰,有的催促赶紧去骨科医院。情急之中,我想起了同乡兼朋友——本市中心医院骨科主任赵医生。火速联系。真是幸运,赵主任正在家里。他让我快快过去,到他居住小区的门口。

一位球友马上开车,疾驰而去。此时,已是晚上八点半左右,路人仍是稠密,车行较慢。我心急如火,举着自己黑黑的手指,犹如举着自己命悬一线的未来。不得不说,打篮球四十多年,这是受伤最重的一次。我在心底狠狠地责怪着自己,骂自己的轻狂,骂自己的孟浪。

来到约定地点,终于见到赵主任。站在路边,借着路灯,他细细看过,又摸一摸,判断不是骨折,乃脱臼。说着,一手抓住我的手腕,一手抓住我的小拇指,用力慢慢地向外抻拔。此时,我感觉一阵酸痛,并伴随着“咯噔”一声。他又环绕拇指,捻搓几下。稍顷,点点头。

整个过程,只有三五秒。我再看,小拇指除了仍然黑紫肿胀之外,整体顺直,不再畸形。我暗暗用劲儿,指尖竟然有了知觉,能够蠕动了。

他告诉我,休息两周,便可恢复。

此时,妻子也惊慌地赶到了。看到如此结果,真是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谢天谢地谢神医。

我的心底,霍然又重新燃起了满天明亮,感觉人生又回到了正轨。只是,心底里已经多加了一份沉稳和告诫,岁月不饶人,未来的每一个日子,都要遵从节奏,有所敬畏。

手印都有准确无误的出处,足以形容成文学崇拜。留存于高山之上的那些不明身份的古人的红手印,最奇葩也是最懒惰不肯动脑的一种解释称之为生殖崇拜。能爬到那么高的地方,没有足够的脚力,当然不行。拥有如此强劲的身子骨,又懂得寻找自然界天生的矿物颜料,将自己的手染成红色,深深地印在万年不变的岩石上,就为了那么一点点乐事?其中深意,也许就蕴含在千万年以来,人的改变与进步之中。曾几何时,人们都在按照红手印的寓意在努力,可惜天知地知我不知。好在人们还懂得珍惜,懂得将对红手印的不理解,融入对新起的铜雕手印的理解中。

不要以为我会像忘记某些老镇老街一样忘记大江口,即使是黄昏回望这寂静无声的铁路想象出来的过去也栩栩至今。时光会掏空人的记忆,曾经在意的物或人因此消逝,可我仍然把从前放在原处,就像我一直把大江口存在我的时间银行里一样。

久立江边不愿离去的我,羡慕打心底里流淌出来,我羡慕大江口的人们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我羡慕他们和水如此亲近,也羡慕水对他们的宽容,更羡慕他们缓缓前行的生活姿态。

大江口是沅水和溆水的交汇处,犁头嘴古渡口见证这里曾经的繁盛,如今那里宽阔宁静,水以青墨的容颜呼应山的青黛。屈原曾经从这个古渡口乘船去溆浦,大江口的人为了纪念屈原,在犁头嘴古驿站河坡上修建了屈原庙。

七夕会

车因此不能开快了。不过,快些慢些,车子反正会到的。

后来爱人回到了长沙,我也难得再坐这方向的火车了。可大江口三个字总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闪过。从古至今,中国大量的城市依水而建,也仰仗水活出各自的风姿。我的家乡没有大江大海,却有大水小水之分,接通田间的水是小水,叫水渠;很大的塘叫堰塘,有的堰塘与大湖连接,这是大水。我从小生活在远离资江的小溪边,对大河有无限憧憬,龙舟大赛是大河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召集令,无论多远,无论雨下得多大,我们必然奔赴资江。

眼下,有女人站在舟头挥舞旗帜喊出指令,那声音入耳,有山野之气,却透着韧性,仿佛她喊出的是她对生活的满腔热情。

大江口

